

赵静 著

她们说

中国当代女导演十人访谈录

TALK
TO
HER:

Interviews with 10 Female
Chinese Directors

10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她们说

-42

中国当代女导演十人访谈录

赵静 著

k825.78

Z302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她们说：中国当代女导演十人访谈录 / 赵静著. — 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0.7

ISBN 978-7-5474-0104-0

I. ①她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女性—导演—访谈录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44007号

姐姐妹妹CAMERA

贾樟柯

宁瀛姐姐

电影学院四年，每星期看两部最新国产电影是学生必需的修炼。

某周三的下午，教学楼前照例贴出告示，公告晚上要放的电影片名，其中一部《民警故事》，光片名就让我欢喜。那阵子我正痴迷默片，白天在课堂上对着电视机，恶补《卑贱的血统》、《十月》之类的沉默经典，晚上有警匪戏看，有了调剂，自然开心。

《民警故事》让我期待成龙式的飞车打斗。那时代电影学院还没有建自己的标准放映厅，看片要到北太平庄的洗印厂礼堂。晚六点前，又是几百个奇装异服的文艺青年，如河流般漫在街上，周围常有人诧异，下了自行车，担忧地问道：同学们，怎么又上街了？

街上的同学没时间理会多虑的行人，还要赶路，要在影院灯黑的刹那找到自己的座位。那天我为了配合看警匪片的心情，还特意买了可乐、花生米，准备仰面八叉半躺在座椅上享受观影快乐。电影开始了，银幕上出现了灰灰的冬日北京，在我熟悉的德胜门一带，几个警察狂奔而来，追逐一条狗。这狗身手不凡，上蹿下跳，穿过护城河，向胡同里逃逸而去。警察也身手了得，其速度可与狗比，长时间的追逐与奔忙原来只为一条狗命。



宁瀛：她在她的世界中。

这个开头震撼了我，让我悄悄把花生米收起，把身体坐直，心里向导演竖起大拇指：“哥们，你行！”这《民警故事》果然不同《警察故事》。接下来的段落更合我意：新来报到的民警骑着自行车跟着老片警走街串巷，长镜头游走厂桥一带，京城人情风物，都在眼底。

影片放完记住导演名字：宁瀛。以为是位仁兄。没想到第二天课堂上，老师谈论起昨日电影，竟说宁瀛是位女性，是学校78班录音系的同学，中途辍学远赴罗马学艺，罗马期间还给安东尼奥尼当过徒弟。安东尼奥尼已是写进电影史的老人，我还以为他已经过世，没想到宁姐姐还做过他的助手，顿觉神秘，心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行！”

宁瀛还当过贝尔托鲁奇《末代皇帝》的副导演，在我们这行里副导演往往被看做导演的门生，果然她的电影也尽得意大利电影的真传。从《找乐》、《民警故事》、《夏日暖洋洋》，到最新的《无穷动》，她不以女导演之名立足，是真正自信，有创造力的女权主义者，创作的时候从来不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。

同学间渐渐多了她的传言，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讲起，他先后参与过两个剧组，一个是宁瀛的剧组，另一个是某牛叉导演的剧组。他说跟宁瀛拍戏非常“痛苦”，倒不是工作强度大，而是宁导演经常在现场凝神思考，全剧组都在等她，不知道该向何处去。拍摄的状态让人感觉并不是很好，但片子出来却是杰作。另一位牛叉导演现场拍摄犹如表演，导演的身份被他演得淋漓尽致：时而果断命令，时而沉着调度，预备开始被他喊得如歌剧般有音韵，但最后看到的却是一部烂片。

有一张宁瀛的工作照让我难忘，她在现场，戴一眼镜在摄影机旁，右手托腮在想事情。周围无物，她在她的世界中。

《民警故事》这样的电影不是天天都有，电影学院的日子也平淡起来。倒是同学里的那些花儿在逐渐绽放。褪去中学生的稚气，漂白了军训时候晒黑的皮肤，表演系的姑娘们个个鲜艳夺目，楼道里春意盎然起来。那时候电影学

院男女生不分层居住，而是以年级混居，于是93的文学、摄影、录音、美术、导演、表演各系混居在一个楼道。那些花儿引人夺目，表演系的徐静蕾当然位列其中。

老徐

文学系的体育课被安排和表演系一起上，那时候武侠片已经小有气候。最新的《方世玉》和《黄飞鸿》刚上映过，张曼玉演的《新龙门客栈》便已经迎面而来。学校为了让表演系的同学有些武术功底，好适应未来拍片的需要，便从体院找了一个武术教员教他们功夫，这样我们文学系同学也得跟着踢腿，下腰，蹲马步。上课时，两个系的同学稀稀拉拉站成一排，到底孩子气，每次刚开始还算有秩序，不一会儿女生们就会把上课内容改为玩狼吃小鸡的游戏。当时徐静蕾已经有了老徐的雅号，老徐每次都伸开双臂站在队前尖叫着抵挡“恶狼”，身后是一长串摔倒在绿地毯上的女同学，喊叫声在练功房里回荡。

老徐更多是安静的状态，她的家在北京，每到周末下了最后一节课，在我们赶去食堂打饭的时候，她已经背了包从宿舍出来，一个人穿过空旷的校园，独自回家。那时候总有一群男生端了饭碗，在食堂门口眺望她的远去背影。老徐的背影绝顶端庄，夕阳下如一棵移动的树，高挑挺拔。

这棵树周一又会出现公共课上，在角落里坐下，低头看书。每到革命史、法律、外语这类课，同学们要么趴在桌上睡觉，要么交头接耳。老师也自然知道学生们对此了无兴趣，便自说自话，互不打搅。但也有特例，我们的法律老师颇喜欢找漂亮女生回答问题，此君每次上课都戴白手套，我们称之为“太君”。有天“太君”再点群芳谱，点起了徐静蕾，喊了几次她都没有抬头。白手套伸手夺过她手里的书，原来是《张爱玲文集》，似乎正在看《色戒》一篇。老师捧书读了几行，说了句让我们匪夷所思的话：“你们这些表演



徐静蕾：绝非一夜成名。

系的女同学要好好学习法律，万一将来跟人打官司，也有一点法律知识，不过如果需要，也可以找我来帮你们辩护。”

同学们大笑，笑声中老徐又开始看她的书。那时候张爱玲还刚刚在文学青年中流行，老徐的阅读在同学中却也领了先，让我刮目相看。日后她做了导演，并不让我意外，看《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》改自茨威格的小说，我心中说道：这就是老徐。老徐绝非一夜成名，这些年她一部一部的演，又一部一部的导，从《我和爸爸》、《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》到《梦想照进现实》，这一切都来自她日夜不停地苦心修炼。

日子久了，同学间也便多了些对彼此身世的了解。像老徐，都知道她标准文艺青年的前史，自幼练书法，还留墨宝“赛特商场”四个字至今让人景仰。有一次，一个同学问我：“你知道李虹阿妹吗？咱们同学，导93的。”

我答：“废话。”

同学：“今晚放她哥哥的电影。”

我答：“她哥哥？”

同学：“导87的，刚拍了《谈情说爱》。”

我答：“喔！”

同学：“你知道她爸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同学：“导59的，刚拍了《开天辟地》。”

我惊了：“那她妈妈刚拍了什么？”

一屋人笑了。

李虹阿妹

因为有上影的投资，2004年我拍完《世界》后带着片子去上影，放给上

影艺术委员的成员看，听取他们的意见。

《世界》放映完毕，跟这些老导演一一握手，旁边有人指点，说：“这是李虹的父亲。”我便套近乎说李虹阿妹是我的同学。大家一阵哄笑，说：“李虹什么时候成了你阿妹了。”我这话不假，李虹是我们93级全体的阿妹。那时候还没有美女作家或美女导演这个词，但李虹的美丽是公认的，她在同学间的明星地位绝不比任何一个表演系同学差，自然也就多了很多追求者。起初，我跟李虹在学校常擦肩而过，只点头笑笑。但后来，却常要送情书给她。不要误解，不是我写情书给她，是我有一羞涩密友，喜欢李虹，常逼我变成鸿雁，帮他传情书给李虹。爱是大事，我不敢怠慢，于是要么中午守候食堂，要么下午等候在教室，见她来，把信奉上，然后说：“这是某某给你的。”她接过信说：“你替我谢谢某某。”

好像临到毕业，大家才熟悉起来，有时在学校外的大排档碰到，便拼桌一起，有说有笑。听说导演系快要拍毕业作品了，她的编剧是我们班的同学郭小橹，准备开拍一部名为《远离海岸》的短片。没过多久，见他们摄制组从浙江渔村回来，李虹晒黑很多，但有了一部让大家鼓掌称好的作品。编剧小橹是女性，后来也当了导演。

1997年毕业，93级散去，各自命运追逐。一大帮同学去了上海，稍一组合，就能成几个摄制组。遥远地听说浦东在大发展，简单地说，上海有机会。我呢？盲流北京，还在蓟门桥一带混。那年夏天奇热，我光了膀子，躲在新影厂偷偷剪《小武》。秋天到了，偶尔会遇到去洗印厂看片，潮水般在街上的师弟师妹，大多人不认识。我抽根烟，注视这些陌生的脸，偷偷想一下自己四年的时光。

第二年，带《小武》从柏林回来，正逢上海电影节，便携一盘录像带去上海，去看电影，也去看同学。分在上影的同学，住在同一层集体宿舍里，又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。找个录像机放片子给同学看，李虹也在其中。放映完毕，



李虹：片子出来，有很多新意。

大家喝啤酒、吃花生，才知道李虹和毛小睿都在准备他们的长片处女作，李虹说是儿童片。儿童片似乎是一条女导演在体制中的老路，片子出来，却有很多新意。那影片叫《伴你高飞》，其中一幕一只蝴蝶随着车厢飞舞，银幕上全是浪漫和自由。之后，她开始往来京沪两地，不久拍了《黑白》，以惊悚的类型来表现她的内心。看来她要把惊悚进行到底，接下来是卖座影片《诅咒》。

最近在工体看画展看到她，她说她基本上常住北京了。这些年，亲近的同学也只能在媒体里了解彼此的行踪，但这份关注是不会消失的。那天，我们交换信息，谈了很多同学的近况。最后，她问我：“小橹呢？”

小橹郭

小橹在英国，她是空间上离我们最远的一个。

毕业那年，她帮李虹写了《远离海岸》。《远离海岸》的男主演是刚从中戏毕业的金琛，小橹又写了一个剧本让他拍，有了《网络时代的爱情》。那时候，刚有网络，我还在用朋友帮我攒起来的486，小橹已经有了笔记本电脑。当时，京城临街的咖啡馆不多，如果你在咖啡馆曾偶遇一女子，着一袭黑裙，穿一布鞋，抱一笔记本临窗而坐，奋笔疾书，那人一定是小橹了。

那时候，她创作力旺盛，那时候，她一年出两本书。

同学四年，勤奋是她给我最深刻的记忆。每次临近交作业，我们都到处翻看参考书，或互相抄袭，她却已经把作业提前交上去，捧一本哲学书来宿舍慰问我们。她的老家在温岭，有山有海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世代勤劳，毅力顽强。毕业，她分配到广播学院，就是今天的传播大学，不久出国去了伦敦，少了她的身影，少了她的消息。

再听到小橹的消息，她已经变成了华裔作家。她的小说《简明中英情人字典》轰动欧洲，常在英语世界的年度图书奖项提名中看到她的名字。想起小



郭小橧：由作家变成了导演。

橹，总能想起我上学时候的荒唐事。有一次夜深人静，我饮酒过多，浑身燥热，于是下得楼来，在校园里转了几圈之后酣然入睡。再醒时，已经是小橹在旁边摇我。一睁眼，我睡在学校操场旗杆底下已至半夜，夜归的小橹看到我横卧街头，以为出了意外，急得直哭。我劝慰她无事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向宿舍而去。她尾随我，以为我有自杀倾向，要问个究竟，还不停宽慰我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。

如今，同窗共读的同学相隔太远。没想到世界实在太小，2004年，我携《世界》参加威尼斯影展，在《魂断威尼斯》的外景地德邦酒店等候记者。突然一袭黑衣出现眼前，连判断都不用，脱口叫她“小橹”。小橹回头，虽多年不见，还像民国女子，梳俩小辫，瞪眼看我。那年她拍了短片，也来参加影展，于是小橹由作家又变成了导演。2006年，在鹿特丹影展，她的第一部长片《你的鱼今天怎么样》得了亚洲影评人奖。颁奖时我在台下，为她鼓掌，不禁眼热。真是怪了，怎么也抹不去“同学”二字，四年后不怎么见面，也不书来信往，甚至背后调侃讽刺，但关键时刻，心里有情，沉甸甸，挥不去。

2006年夏天，汉堡电影资料馆办我的回顾展。一群人在院子里喝酒，主办者告诉我，晚上有中国诗人朗诵，并指着海报让我看。海报上写着“xiaoluguo”，我拼了下，自语道：“萧鲁国是谁？”我觉得奇怪，我是诗迷，为何不知此君。突然醒悟，啊，应该是guoxiaolu。晚上，他乡遇故知，我们竟然在汉堡相见。虽说命运无常，但还是有缘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

都说德国的啤酒好喝，我看咱三里屯的也不差。有一阵，我少年得志，出入国际影展，归国也出入各种酒吧。夜晚时分，呼朋唤友，与何勇、盛志民结成三人组，在三里屯一带横行，东家进西家出，颇过了几天花花公子生活。屯里盛传，最近常出现一美丽女子，刚由法兰西归，写诗喝酒打台球，人送外号“尹美人”。

尹美人

千禧年初，北京颇多艺术活动，文艺青年成群，感情泛滥，尊重艺术。

有一次，欧阳江河拉我去听诗会，说是有刚从法国回来的美女诗人主持。那时，我听了太多诗会，懒得同去，江河却说，你得认识她，尹丽川，尹美人。

跟江河去了东城某酒吧，诗会已经开始，老战士郭路生、林莽纷纷上场，新诗胆西川一旁等候。女主人尹丽川忙里忙外，兼带主持。远远望去，就觉得她应该是夜不愿寐、日不出门的人。诗会结束，大家围坐饮酒。葡萄酒入肚，却发现尹美人逐渐脸色光彩照人，犹如浇了水的蔷薇，原来这红酒是她的氧气，喝了之后情绪渐高，身体茁壮。

尹丽川，北大西语系毕业，法语专业。去法国求学，学的是电影，也偷到了杜拉的风情，左岸的做派。她掌握每一种艺术都不是太难，回国一时拍不了电影，顺手写写小说便成了小说家，随意写几行诗便成了诗人。在成都、南京、上海，总会听到有人讲，尹丽川刚走，或者尹丽川要来，兼带江湖上关于她的恋爱故事，似有似无的她要开拍电影的消息。

偶尔也会和她在一起，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，从一个诗会到另一个诗会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无了她的消息，我也忙碌起来。有一天在云南，收到消息，说尹丽川在昆明拍戏，原来她把这段光阴用在了电影上。

第二天，去了公园，看尹丽川拍她的处女作《公园》。尹美人笑脸盈盈指挥着摄制组人员，全然没了酒吧里的懒散，变成了干练的女人。但她依然精心打扮，着装全然不像拍戏，这是她对女性身份的自爱，当导演的代价不一定是抹杀性别。之后，尹美人又拍了《牛郎织女》，再见她已经是在戛纳电影节上，她用法语介绍《牛郎织女》。法国观众听她讲法语狂喜，掌声雷动，好像



尹丽川：当导演的代价不一定是抹杀性别。

是说，原来讲法语，是自己人。但他们不知道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尹美人永远是三里屯的自由神。

在昆明探班，我站在一旁看她指挥若定，调度演员，听她喊声camera，就会想，是不是讲法语的女人都有一个电影梦？我想起了她的师姐唐晓白，也是北大西语系法语毕业，也变成了站在摄影机后的女导演。只是别人不知道，在辈分上，用广东话，我应该叫她“阿嫂”。

晓白阿嫂

2000年拍完《站台》，工作一年的剧组散了。

其中一个副导演留在北京，每天一大早起来，穿戴整齐，待镜子中的形象自己满意了，便背着简历出去，四处见剧组应聘。晚上在大排档见他，问他白天情况如何，他要么不说话，要么两个字：傻逼！

有一天晚上又见他，还没等我们落座，他便急不可待地说：“今天，哥们儿见了一个女导演。”

我答：“有这么兴奋吗？”

他回：“我靠，真正的贵族。”

我答：“贵族不是都被专政了吗？”

他答：“春风吹又生呀！”

副导演说的贵族便是唐晓白，初次和她认识是在东城的Friday餐厅。那时候上海的一家电影杂志找人写我，前来采访的便是晓白。电话中她报上名来，说正在Friday，问我能否过来，我也离此地不远便应约前往。当我们摆刀叉，就着牛排，畅谈尘土飞扬的县城故事时，我怕她县城经验不多，便会多加些解释。

她淡淡地说：“能懂，我也吃过苦。”